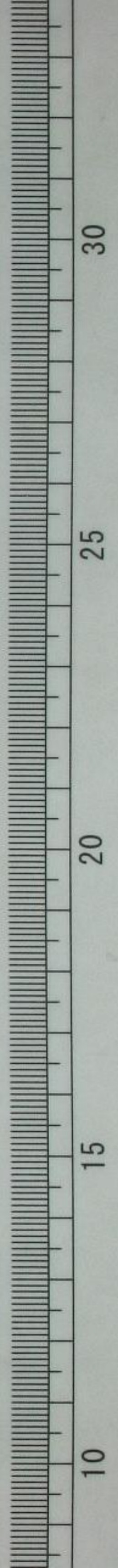


書

二十七松堂文集

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2
6



文庫11
D 242
6

柳田泉之序

二十七松堂集卷之九

寧都魏和公先生閱曲江康燕柴舟甫著

書

上吳制府書

某月。曲江康燕頓首。謹奏書制府吳公閣下。燕聞
非。天。下。之。大。才。則。不。足。以。成。天。下。之。大。功。非。成。天。下。
大。功。之。人。則。不。足。以。知。天。下。之。奇。士。傳。稱。宋。韓。琦。范。
仲淹。經畧西鄙。時有張某者。負奇才。不遇。欲獻策於
二公。耻於自干。刻詩石上。使人曳之。市而笑。其後二
公疑而不用。轉走西夏。詭名張元昊。元昊聞之。召語



二十七松堂集卷之九

010190557630

大悅用其策大為邊患由是言之雖成大功如二公者猶不足以知此生也則知人豈不難哉天下皆曰恨世無古人之才之人也使有古人之才之人知而舉之易易耳及如古人之才之人在前而或不能用矣試反而誥之則曰其名未彰也其位未顯也夫亦未之思耳其名豈生而即得而位豈其所素具也哉若必待名位而後知之尚得謂之知士乎士又何賴其知之也天下若皆如是士亦惟有伏巖穴稿項而死耳寧復醜顏向天下人稱曰我才我才耶故士一不遇巖穴已耳稿項而死已耳固不貶其為士也然

而燕則思之矣孔子孟軻古今所稱大聖大賢也然猶區區奔走於魯衛梁齊間求當時之君與相而知之而卒無所遇者豈孔孟名位不足當人之知乎惟當時之君與相不能具天下之大才成天下之大功而遂失之苟非然者魯三家欲疆宗國而梁齊諸卿相欲輔其主而王天下思得奇士而用之則孔孟其人矣安肯使之不遇乎惟其不能如是是以寧受後世蔽賢之誚而不顧也然則欲知天下之士者固非其人不可而世不察遂輕以知人之權概責之天下之人亦已過矣燕曲江鄙人賦性迂拙讀書三十年

而姓名不出於閭里。雖攻制義取榮顯者接踵於世而已。獨違俗異尚不能順時以干祿。是天下之棄才也。然嘗有志於古聖賢之業。毘陵談某號定齋。來令曲邑。一見燕文。歎曰。恨子不遇閩中丞吳公。聞公有總督兩粵之命。吾當作書薦子。迨後談以病去職。不果。事雖不行。然心已識之。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當筮佳無錫時。前後逋積數萬。得閣下一且談笑而了之。固已名震天下矣。况後臬撫七閩。臺灣數十年逋寇。指麾而定。天子歎嘉。由中丞擢今兩制。閩粵東西數千里之地。廓然肅清。功業昭昭。在人耳目間者。口

碑載之。史官書之。豈尚俟言哉。惟閣下以天下之大才。成天下之大功。即能熟識天下之士。而天下之士亦皆爭趨幕下。惟恐後。而閣下復歛然。下交優游。握手皆有以得其歡心。為今人所不為。而亦為韓范之所不能為者。燕獨不得與於執事之末。竊不能無言焉。雖然。燕豈敢有他求哉。惟以生平有志於古聖賢之業。不敢輕求人知。而人亦卒不得而知之者。今幸遇閣下。益懼其時之失也。謹將所刻文集二卷。因閣人以獻。其未刻者不敢瀆陳。惟賜觀覽而取舍之。幸甚。

魏和公先生曰。奮臆而談。絕無顧忌。上書大人先生。不可無此氣魄。中間以孔孟立言。據地極高。文復充沛天矯。自昌黎公後。僅見此文。

上吳制府乞移李研齋樞歸金陵書

吳公閣下。燕於某月來省。賫書一通。并所著文二卷。因閣人以獻左右。伺候數日。不得命。私竊料閣下好賢。如不及天下。莫不聞。必不以燕鄙賤而不見。亦以職事業。胙不暇。故不即見耳。非以勢位懸絕。為嫌。終於不見也。故今仍敢以明兵部尚書李研齋後事。請伏念研齋名長梓。四川人。登崇禎某年進士。由詞林

為兵部尚書。其立朝大節。至今傳聞人口。不可彈述。後罹國變。獨能執節不仕。隱居金陵。著書講學自娛。曾於閣下有文章交誼。其嗣某為燕言如此。想不誣也。後復罹亂。流離嶺表。寄居韶陽仁化邑河頭寨。萬山之中。遂病死於此。草草一棺。妻子離散。謀生救死不瞻。豈暇返萬里羈魂為首丘之舉也哉。以品行如此之人。竟不能庇其身後。惜哉。悲夫。今幸閣下總制兩粵。適臨茲地。其嗣某踴躍告燕。以為可以仰干不難。燕亦為之色喜。以閣下天地為懷。雖生平不相謀面之人。猶將覆庇周急之不倦。况在聲氣之內。有道

德文章足傳不幸客死貧復不能歸葬之可矜如研
 齋者哉蜀山萬里首丘為難金陵一水可達閣下稍
 為援手則移此柩以歸其地一反掌之間耳燕生平
 不識研齋亦未識荆於閣下而敢以此為言者亦以
 閣下有好奇賢之誠與研齋有文章聲氣之雅今雖已
 死其人亦不負閣下斯舉也賢如可尚死生一轍燕
 亦將視此為去就焉干冒威嚴伏俟斧鉞

蕭綱若曰以未謀之人而代為上書固奇以未謀
 面之人而即以書上之更奇非以友朋為性命與
 目空一世者曷克為此文氣更古質可法

謝吳侍郎書

燕頓首謹啓吳公閣下燕伏處艸茅之日久矣第自
 惟幸生今右文之世不宜輕自暴棄因取古人之書
 伏讀而玩索之者有年及稍得其用意所在遂數數
 把筆學為古文詞亦已裒然成帙者又有年然自顧
 才識謏劣不敢求知於當世而當世亦莫或知之也
 抑又念燕今年五十有九鬚髮無數莖黑者其他固
 不復措意但業已有志於學且年逼遲暮儻得一人
 知己豈非生平之大願也耶不謂忽得見知於閣下
 則誠非意料之所敢及也閣下才名滿天下功業在

朝廷豈猶有才出閣下之右者不惟不能出閣下之右亦豈猶有才可以當閣下之揄揚者况燕之迂踈淺陋其不足比數於天下士亦已明矣乃閣下以茲歲壬午奉命臨粵公事甫畢輒首以人才為問或有以拙刻進者閣下亟稱善燕時聞之猶未信也迨數日番禺姚明府向燕具述閣下注念殷殷之意甚悉且言惜匆匆北旋不暇一晤已轉聞於大中丞彭公云云燕時雖未及一通姓名於左右然已不勝知己之感已後閣下過韶向通衢廣衆中詢及小兒輩衆驚傳為異事小兒瀛隨趨謁謝值行旌已發徒步

□□籠塘幸蒙接見復荷贈遺時燕尚未旋里及歸聞之不禁且喜且歎以為閣下未嘗一見燕而且推愛於燕之弱息其見燕又將何如也又伏讀與臧公祖及張翁源書齒及寒微稱譽過當益增汗顏燕何幸見知於閣下又何不幸不能一望見顏色而快訴生平之胸臆也耶雖然燕復何言自古聖賢天人性命之學固非燕迂踈淺陋者可得而言其餘詩古文詞又皆不能出閣下之範圍則雖欲言之又將何以言之詩曰芄芄棫樸薪之楨之則閣下今日之謂也又曰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則燕今日之謂也請將以

此為終身之誦焉。至於尋常感恩之語。燕固不敢出諸口也。又豈敢有聞於閣下也哉。

李非菴曰。上書大人先生。最易犯稱頌感恩惡套。篇中自首至尾。祇用一低一昂法。信筆寫去。無不曲折盡情。自謙處。即是譽吳公處。譽吳公處。即是自留地步。處而尋常套語。自不得犯其筆端。文品所以為高。

吳侍郎與臧公祖書附

昨者舟中奉教。深服老年翁吏治精詳。持論寬大。體全用備。已可想見。至曲江廉生其人。其文老年

翁不惟能稔知之。而且能縷述之。非平日留意人才。扶植斯文。一措大窮愁著書。誰肯入其心目。而摘其議論。覈其品行。嘆為嶺南獨秀者耶。卽此一事。韶屬宮牆中。有一不被老年翁之教澤者乎。海內能文讀書之士。聞風興起。爭自濯磨。期進於古者。又將何如也。次早又承駕遠送。值賤體疲極。未起。有失祇候。幸諒不罪。

吳侍郎與翁源縣張泰亭明府書附

柴舟廩年翁在廣城。不得一晤。讀其二十七松堂文集。頗為企懷。緣近來詩文一道。亦如奉行成例。

尺寸不敢自主。非依傍卽模擬。自己性情。反欲掩抑而就他人之步趨。此詩文所以愈學而愈遠也。如柴舟所作。語語從赤心流出。嶽崎磊落。不特目中無儕輩在。亦併無古人在。雖議論未必盡歸中道。然到底是自作主張人。不是隨行逐隊人。傳之千古。推為作者。定屬此種文字。惜行色匆遽。無暇請教。轉覺庾嶺一行。徒增塵容俗狀耳。奈何奈何。昨至韶。又承柴舟令郎名瀛者。惠顧。又不得會。冀於早間一晤。而同行張帆疾如飛鳥。萬萬不能留待。中心懸懸。不能自己。特附到薄敬六金。併其原

刺。夾一名東。望年兄晤柴舟令郎時。為我面致。聊結縞紵。諒不我棄。異日或有良覲。把酒狂呼。未知柴舟是何等嶽崎磊落之概。更當一抒積想也。端此附懇。臨風悵然。
此少宰吳公與臧公祖暨翁源令張君泰亭書也。歲壬午冬十一月。燕歸自羊城。適張君來郡。公事出書見示。併出與公祖書。則君得自公祖。以轉聞於燕者也。書中辱公齒及。過為推許。均非燕謏劣者之所敢當。捧讀之餘。感愧交集。然手不忍釋。因急錄歸藏之。茲特檢出附刻於此。以識一時文章。

知已亦以見公好賢愛士之誠出於天性真堪尊
 越千古耳若燕則雖老矣猶當益思淬礪以期無
 負公之所知又安敢以此自足乎哉曲江布衣康
 燕謹跋

歲癸未夏五月日某重過二十七松堂予友康子
 柴舟出文二篇見示則少宰吳公與臧韶州及張
 翁源書稿也某恭讀竟不禁且驚且歎曰公卿不
 下士久矣即同輩猶相妬忌况以宰輔之尊下臨
 一布衣企慕殷殷接見惟恐不及猶為之竭力掄
 揚如二書之肫摯懇惻者乎此誠千古佳談豈僅

為一時之盛事而已哉吳虞仲翔云使天下有一
 人知已足以不恨今柴舟有此奇遇則雖布衣終
 其身而又何歎焉古虔後學曾杰謹跋

與韓主事書

上可與天子為賓而下亦不失為匹夫者非士也歟
 哉士之位甚卑而士之品則甚尊雖天子亦不得而
 易視之重其道也今天下之言則不然曰有爵者貴
 耳士不貴於是庸下貪鄙不肖之徒日為工媚以求
 親於上而上之人亦遂安然肆志以為勢所當然無
 復有下士之禮嗚呼彼無所挾以遊於世安得不出

諸此若有所挾以遊於世者。又豈可同日而語也哉。聞執事由戶部主事權關於此。其始曾為翰林某官。因論事切直降。今職天下莫不想慕其風采。則以文章自任者。無如執事。以禮自待。而卽以待天下之士者。亦無如執事。燕因得以生平所作古文詞數卷進。焉頗以為非過舉也。至引領十餘日。不得命。始有疑焉。豈真燕之過舉也哉。則今天下之言信然矣。今天下之言信然。將古君子之行。或非矣。古之君子有歐陽永叔者。文名蓋天下。其為內翰時。每遇客進謁。必問其地之賢才。而筆記之。輒為之延譽於朝。士得其

力以顯揚者不少。而歐公亦無所損。且益增譽焉。使執事不以古君子自處。則已也。使以古君子自處。宜將何法焉。士雖不至於前。猶當汲引之。惟恐後。若彼儼然挾文章而來。在甲冑。猶能以禮遇。况身為詞林之臣乎。如之何其默之。然薦揚或非執事責也。不又有道可言乎。道之於人與勢之於人。若是其不相侔也。使可雜然而施之。則古人先有以行之矣。古人宜行而不行。則燕今日猶得吐氣揚眉於執事之前也。文章之瑕瑜醇疵。自非一人之私所能掩。若以爵祿勢位而易視天下士。則不敢以為然。敢以聞下執事。

劉杜陵曰。憤筆寫來。勢位無權。貧士生色矣。妙妙似為士貴王者不貴語。另作一註脚。而精采過之。

與某翰林書

某公執事。竊嘗論文。莫大於天地。凡日月星辰雲霞之常變。雷電風雨與夫造化鬼神之不測。昭布森列。皆為自然之文章。況山川人物與鳥獸鱗介昆蟲草木之巨細刻畫。在久見之。以為當然。不知此皆造物細心雕鏤而出之者。雖以聖人之六經視此。猶為藍本。况諸子乎。故善文者。豈惟取法於聖人。諸子并將取法於天地。斯其理甚秘密。彼方自矜為不可知不

易知之學。而人欲以淺衷測之。尚得望其知之也耶。若世俗之文之易知者。則又不足怪。學為無本。淺與淺相嘗。其易見知於人宜也。豈惟如是。將後此之榮名顯爵富貴之途。亦莫不由茲而起。雖其人亦知之。知之而不欲為之者。則其天性然也。而或者以此而易其志。則又非特立之士也。唐以詩取士。杜子美以一代詩才而不得第。識者莫不咎主司之失人。及取其書讀之。而始知為不然。以沉鬱頓挫之辭。而欲求合於油腔滑調。是取之主司。雖至今猶不遇也。然子美亦未嘗少貶其學。以求合於世。其後上大禮賦。擢

為拾遺詩為古今第一而當時亦不失榮名假使子
美就科舉為俗下詩賦亦非所甚難然天下後世視
子美為何如人故知為天下第一流人決非特立之
士不可耳今執事不由制科獨能以博學宏辭得膺
是選謂非天下第一流人不可燕雖庸愚至其所為
文上不敢不取法於天地聖人而下亦不敢後於諸
子然其不見知於人則亦不異子美之於唐之世茲
遇執事尚不為傾懷一吐耶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苟非同聲同氣則已若猶然也則其相應相求豈
顧問哉刻稿二卷呈閱惟賜斧裁而揄揚之以文相

遇雖稍貶禮亦不為損益自尊焉幸鑒不宜
魏和公先生曰以天地論文與作文必法天地自
是柴舟奇談中間論杜老處全是為自家寫照文
氣亦復傲睨自負高文快事兩為得之

與友人論郡侯陳公入祀名官書

郡侯陳公諱廷策者僉議請祀名官非自燕始也蓋
始於韶石李太史亦非始於李太史也而實始於吾

韶之公舉燕與太史章得而從事焉。而足下遽責燕假朝廷名器以報私恩。從而沮止其事。何哉。本欲置之不辯。既而思之。使獨責燕為非。不辯可也。而遂使公愛民好士之盛心。不自於天下。不辯不可也。公蒞韶凡七載。韶之士民無不受公之恩者。豈獨燕一人為然而乃謂之私耶。况燕固與足下同受知於公者也。歲癸酉。公携燕赴署廣州府篆。舟至英德。詢及足下。尚未錄科。遂屬燕牒書。併資斧若干星。馳付縣促足下。急就省試。及見不售。則咨嗟歎息不已。復捐資送歸。不啻父之於子。足下以此為私恩乎。公恩乎。

當報乎。抑不當報乎。且天下無所謂公恩也。從來臣死忠子死孝。皆私恩耳。非其臣則無有死其忠者。非其子則無有死其孝者。又安得有公恩而報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星辰無私照。此世之所謂公恩也。雖欲報之。又將何以為報耶。故凡吾人之於恩。祇問報與不報耳。毋論公私也。公既歿六年。茲歲辛巳。韶人不忍忘公。因有請祀名官之舉。燕不覺懽欣踴躍。猥隨諸君後塵。以觀報功盛典。不意足下遽以私恩見責。可謂明於公私之辯矣。至於報與不報。則似未嘗返躬一問焉。何其巧於自便。歟。自便之私。固小。

人之故智也。奈何欲以小人而度君子之心也。足下又云。名官為朝廷名器。非其人不可輕入。豈非以其事為甚重者耶。然傳稱有功德於民則祀之。非必謂其為聖為賢始可當之。而無愧也。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稱晏平仲善與人交。孔文子好學。下問亦可以為文。蓋亦節取云爾。聞康熙某歲。竟有沉湎於酒。未免尸位素餐之譏。而亦得與於名官之列。抑又何說耶。况公善政多端。其他固無論。即間舉一二。而亦為天下所莫及者。天下不乏廉吏。而必不能禁吏胥之不取錢。公之吏胥則雖與之錢而不敢取。

天下亦不乏能吏。一遇豪奸巨猾。則必勝之以刑。公於此輩。則聲色不動。已皆畏懼潛踪。終公之任。無有敢肆其毒者。不特此也。天下亦不乏好賢有司。而士恒不得其門而入。公則司闈不禁。凡有一技一藝之能者。無不殷勤接見。譽其所長。而時濟其所不足。士得以成名者不少。而亦未嘗敢干以私。此匪特為天下所莫及。即從前入祀諸賢。恐視此亦不能無少遜者。而尚不足以傳也歟。嗚呼。公之政績。表表在人耳目間。固非一人之私所得掩。獨怪足下受知於公。為最深。不但不思所以報公。而甚且訾之。沮之。不少置。

又從而罪及燕焉。於責人之明則得矣。其如恕已則昏何哉。雖然名官之不足為輕重也久矣。凡其入之子若孫與夫門生故吏之有勢力者皆可為之。其效已見於前矣。亦顧其實心實政何如耳。燕將與太史遍訪公蒞韶巔末編輯成書使天下後世傳之無窮。似公不必藉一名官為重而名官反欲藉公為重。此其實心實政之所必至有不可得而強者。又豈拘牽繩墨之士所得而知之者哉。足下亦靜聽之而已。若云朝廷名器不妨還之朝廷原非君家之物又何假之足慮乎。則足下此一言亦可以止也已。

上某郡守書

燕頓首謹啓某公執事。燕於執事非有左右為之先容也。又非有故交世誼之為締緣也。又非有暗中索摸為門生座主文字一日之知也。分則為士於級則無異於為民耳。使不自言誰為燕言。人言之又何如。自言之為朶摯也。燕始學為文。憧憧耳而竊有志於古家貧無書。破產買數十百卷。不足因挾短劔。走羊城。聞某故老家多書。上書請讀。期年讀其書。幾遍私念曰。可矣。而世不謂然。豈售之者異耶。羽豐固不擇飛耳。棄去學詩。獨見許於名流。時西南方戰爭。文

字無所用。意亦不欲以文字見。因裂冠慷慨投策。從我隨軍。寓一古刹。雖在戎馬中。然身閒如掛搭僧。坐蒲團上。觀塔前蟻鬪。便復一日無書可讀。因就板作書。數月板為之穿。雖其書未成家。亦以見燕雖在阨塞。流落幽憂。無聊苦志。積學不倦。之有如是也。記數年前與同儕賦詩。逆旅苦吟。至嘔血不已。篤志之極。雖性命了不顧。詩與書法。併嘗所追慕。獨好古文詞。為差久耳。此雖卑鄙。可哂。使不自言。誰代為揄揚。傳道之者耶。又嘗思古今文詞。非副墨可盡。凡地山歌。險人事。怪奇天下之賢俊。雄偉博辯。莫非目前見在。

至文新奇變幻。嘗存天地。芒芴間。為筆墨所未及。收口舌所未及。吐皆思得而獵取之。又思聰明神識。隘則日離遊。則日廣。故欲走齊楚。燕趙。觀洞庭。崑崙。出蠻彝。邊塞苦寒之地。一覽山川之奇。風俗人物之變。結交古俠異人。如讀新奇變幻之書。而未就也。嗟乎。名未成。而禍患隨之。數年烽火。家室散亡。獨身未死耳。何有於殘編斷簡哉。竊不自甘。為文見志。古人學業將成。必有為當世大賢者。惜而援之。如韓昌黎之於張籍。歐陽永叔之於蘇氏兄弟。燕雖不能與於張蘇之學術。然亦不敢有後於古人。使不以衣食為念。

得遂其遨遊之志。如前之所云云。則可變憂為喜。暢於四肢。見於事業。作為盛世文章。發天人未著之秘。上可以有禪於國家。而下亦不失後世之名。使古人可作與之分。題構思。未必不如懸國門而鑄金石者也。况古人之所不能為者。猶可勉力而圖之者哉。聞執事好學下士。有古韓歐陽之風。故敢通下情。道本末。併錄所作一卷呈覽。惟乞一言。有以振其所不及。俾無負從來有志於古之意。則燕雖伏處巖穴。有榮耀焉。燕再頓首。

林元之曰。信筆寫來。直述其生平。不少諱。而幽憂

不平情見乎詞。中間嘗思古今一段。沉鬱頓挫。却又空靈透脫。前後迴合照應。有意無意。是得古文三昧者。

復翁源張泰亭明府書

燕頓首謹復。燕草茅下士。得荷殊施。實出望外。復辱賜書。推許過當。至欲索燕時藝。益不禁慚汗浹背也。燕棄舉子業。已二十餘年於茲矣。平日所作業。已捐棄殆盡。即使尚存。亦豈足當巨觀者之目耶。今雖學為古文詞。亦藉以消遣時日已耳。豈真有所得乎。然古文與時文。則有異。文莫不以理為主。理是矣。然後

措之於詞。詞是矣。又必準之於起伏段落呼應結構之法。及其文成而能自成一家言。則可質前賢傳後世。而無難。若夫理是矣。而詞與法亦不舛焉。又必準之於時。合時則售。不合時則文雖精亦不得售。售既不得。尚能質之前賢而傳之後世乎。然售必合乎時。則雖合於今而已。離於古。又尚能質之前賢而傳之後世乎。今之時文是已。世亦有以時文而為古文者。然祇可謂時文中古文。而不可謂古文中之古文也。古文之文。其文多成於未有題目之先。太史公足跡徧天下。所歷名山巨川。通都大邑。與夫人民風俗之

怪奇紛贖已成一部史記於胸中。故其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其中上下數千年三代之禮樂。劉項之戰爭。王侯將相之富貴功名。諸子百家技藝。數術之可傳而可誦者。不過借為文中照應引証之故事而已。豈至此而後有史記耶。文可借題題中不必有文。而世人方取題揣摩擬議。以求附於古之作者。亦已過矣。故燕嘗謂時文之文。有題目始尋文章。古文之文。則先有文章。偶借題目耳。猶有悲借淚以出之。非有淚而始悲也。此則古今之文之異。而傳與不傳之大較者。又烏可強乎哉。雖然似難乎其為

識者。今貴門人何某之於執事。寧不謂之奇遇乎。何某之文。博大雄深。為時文中之古文。使不遇具眼如執事之主司。其不歎數奇不偶者幾希。嗚呼。時文以醇正典雅為歸。而夫人誤以庸熟之調當之。况以庸熟之調。而反議博大雄深為疵謬。如執事之所云者。亦甚可歎也。已。執事之於何某。可謂一時知己。若燕之迂踈謏劣。輒辱下交。獎借無已。得毋以燕於古文詞稍窺一二者乎。語云。良馬見鞭影而行。燕敢不益思淬礪。以期無負所知。而為鞭策之地者耶。因論古今文之異同。以仰答諄諄下詢之意。且欲藉此就正。

而取裁焉。燕再頓。

張泰亭先生曰。起局簡淨而紆徐。已盡答書大意。此後方極力發揮。不促不蔓。古文化境。又評膽大如斗。心細如髮。其文氣豪邁處。直可謂目無秦漢。何有於唐宋八大家哉。讀書種子。聖歎而後安。得不推柴舟獨步。

來書附

僕生平好交奇士。更好讀異書。每遇賞心快意之作。潛心玩索。夜以繼日。無間寒暑。甚至嘔血不止。而神愈王。而讀愈勤者。人皆以予為苦。而予初不

自知其苦也。迨一行作吏。出則與吏胥相對。入則與簿書相親。硃筆一捉。頭岑岑作痛。簽紙數張。輒欠伸欲卧矣。此時作吏之苦。回思讀書得意時。又何可得耶。佳集篇篇奇闢。皆發古人所未發。讀之不忍釋手。奇人異書。一時無得。何喜如之。因思古作如此時藝之佳。可知定有一種奇悟超脫。如神龍出沒。天馬行空。不可得而羈之之致。竟不得一售。當是俗眼未之識耳。前歲己卯。忝授闈士。得何子雪生卷。擊節歎賞。亟薦之主司。主司以奇不錄。僕反復力爭。始得掄魁。後竟以症被累。而僕未嘗

稍悔也。如果為國家得人。則降罰愈於華袞矣。不則五色目迷。雖榮何貴。吾兄制義當勝何生。知高人雅尚。雖不屑屑於此。然僕熟處難忘。幸見惠一冊。留置案頭。焚香披對。當與二十七松堂集。同作退食時早晚功課。且庶幾慰我好讀異書之心也。如何如何。臨楮瞻切。不宜。

與魏和公先生書

數年前於友人坐得耳先生名。後於坊刻中得觀易堂諸尺牘。一家六七賢。文章之盛。古所未有。私心竊向往之。方擬躡蹻擔簦。訪於千里之外。乃反辱枉顧。

併賜佳刻。其喜慰曷勝量哉。嘗思古文一道。迭為盛衰。逆遯明元以前。天下惟豫章為盛。故唐宋八大家。豫章已居其三。今且諸賢聚於一家矣。豈非以風俗之樸。有非吳越諸地之可及者歟。文莫不起於樸。而敝於華。自李于鱗王元美之徒。以其學毒天下。士皆從風而靡。綴襲浮詞。臃腫天閤。無復知有性靈文字。非得如韓歐之入之文。誰其正之。雖然。韓歐之入之文。則亦有說。歐文紆徐澹折。為文中之聖。然不善學之。則未免失之弱。昌黎則見道未徹。原道原性諸篇。膚淺已甚。要之起衰救敝。則其文不可誣也。五代之

文敝。韓歐起而救之。今日之文敝。吾黨起而救之。救之當必有出於韓歐之上。推而極之。於三代大古。皆可自我另闢一天地。渾渾然噩噩然而為質。奧奇峭淹博之文。使學韓歐者。尚不得望其涯矣。况王李耶。惜乎燕有志而未逮也。今讀先生父子文。庶有以諉其責焉。文之質。奧奇峭淹博上之。可敵周秦而下。亦不失為韓歐數百年來古文之衰。而忽盛於此。豈地氣使之然歟。使盡得易堂諸賢之文而讀之。益有以徵前言之不謬也。吾韶風氣頗類豫章。况燕祖籍樟樹。亦豫章地也。竊有志於斯道。遂不覺言之娓娓至

是惟有以監其區區幸甚不宜

黃少涯曰議論俱出心裁至其自任處一段精神氣魄真足籠罩今古望而知為異才

與澹歸和尚書

十數年夢想始得一見為快非師其誰與歸聞師以病阻錫養靜龍護園少作書少作文宜耳老人保攝之道莫逾於是所謂善刀而藏者非耶燕近作古文則又在患難後病後貧無立錐後此三者固文章之候也生平氣盛亦常恨此至此頗覺釋然非忘恨也滿腔憤恨盡驅入寸管雲雷中作冰雪滅故亡恨

耳憤起筆飛文成恨絕况當患難病貧後險過波平驚喜未暇何况憤恨以此胸常雪淡耳此豈文章進境時耶伯牙移情正在海水汨沒林木窅冥時祇得喟然一歎燕於斯時亦祇得喟然一歎古今文章皆歎聲耳無論悲喜也燕以病作文師以病止作文祇當一歎聲起滅而已此境在師六十年前已照破而此始云然者正燕歎聲方起之時也拙作近來頗多無暇繕寫就正此書雖非文亦可見志專祈賜一言為慰燕即以弁拙稿勝另作序也時逼歲暮無由躬候伏冀為道珍重

與阿字和尚書

阿字和尚門下燕嘗慕古人瑰偉奇特之事。又欲與天下賢俊交遊。以為非英傑博聞慷慨之士。則瑰偉奇特之功。莫可得而就。然其業非有以自立。則不可以交天下賢俊。故發奮為學。欲盡讀天下古今未見之書。以壯其膽識。見古人范睢蔡澤輩。皆以布衣談天下事。廷揖萬乘。唾手取功名。將相心竊壯之。掩卷感憤。起立仰天。長嘯復取酒自傾。大醉掀髯捉鼻。以為欲為此。不難。要未可以輕語人也。迨後出遊。見世所稱大人先生。彼齷齪卑鄙者。固不足道。間有聞名

願見者。皆矜持邊幅。喜諛自尊。無開心見誠之意。窺其動止語言。祇與齷齪卑鄙者。爭工拙於毫釐之間。皆不足以服從前向慕之心。其不得見與得見而慢易無禮者。又不可勝數。竊用自疑。書傳所載吐哺擁篲。與倒屣執鞭。推食以待天下士。皆古人杜撰巧飾。以欺後世之詞。不足深信。不然。或時世不相及。當今天下利害之事。可以一身為之。而有餘。雖有國士無所用之。不然。貴賤地位懸絕。無介紹先容。雖極博學宏辨。而上之人無從物色。或布衣麻鞋。率然叩門。闖人莫辨。以致懷刺漫滅。而不得一見者。因退自慚沮。

默塞怨責伏處窮巷者十餘年無所事事灌園之暇聊取殘書數卷究觀古今成敗得失治亂之數復悉古人下筆著書之意與目前俚事妙理成熟於胸著為古文詞數百篇雖不敢謂有過古人然以視今人何如也不遜人而人或遜之其天誠不可強耳率以前為戒不敢輕有所投間居寡陋又無足與語者間見門下著述已想見其為久從澹師遊談及門下聞陣章侯死惋歎屢日輒加詫異謂當世亦有愛才如性命如燕其人者欲急一見不可得及後得讀光宣臺集文理淵博雖轉折未盡撇脫然亦為當世所罕

見意其為人必英雄肥遯托浮屠之為以戲玩當世當世亦莫得而臣民之尤為燕所喜慕者又世外衣冠非時皆可晉接無地位懸絕之疑英雄豁達天下事皆可自命必無古然今不然之見雖不敢望如書傳所載亦必接見慙慙握手出肺腑相語稍如古人萬一而乃大謬不然者豈有所遺耶然燕一見門下即凶凶別去情禮有加雖未見有過常人亦不可謂無異常人而燕復以書言者正不敢以世之齷齪卑鄙者待門下也不然將削跡裹足永從此辭豈肯復向不知己之人稱禮義而論今古也哉門下幸自愛

天下英傑博聞慷慨之士。雖未即見。要不可謂無其人。亦為之而已。將無為古人所笑。燕再頓。

魏和公先生曰。相其用意。不過借阿師以抒其胸中奇偉之氣。憤懣之詞。故其文較他篇更覺雄恣傑出。是集中得意文字。

答謝小謝書

小謝足下。遠辱賜書。稱譽過當。謂燕著作有過古人。不敢當。不敢當。至欲師燕為文。求一言以為法。讀之不禁慚汗浹背也。燕性不偶俗。於文尤甚。雖嘗好為古文詞。然皆不為俗喜。世皆爭攻制義。取榮顯。以相

誇耀。其不為喜也。固宜。而足下獨譽之。且欲以為師。非諛則嚆。顧書辭何朏摯。懇惻之若此耶。則疑非諛。則嚆者非也。捨世俗之所為。而復有志於古。非識量有大過人者。亦安能至是。此燕之所汲汲。而故為疑之者。亦飾辭耳。然則欲有辭而告足下者。固不待言之畢也。雖然。燕昔者亦嘗有學矣。於古人書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糟粕。無所從入。退而返之於心。而有疑焉。意者其別有學乎。然後取無字書而讀之。無字書者。天地萬物是也。古人嘗取之不盡。而尚留於天地間。日在目前。而人不知讀。燕獨知之。讀之終身不

厭其後窮困益甚。涉世愈深。所讀愈多。雖仇家怨友。皆為吾師。而靡不取益焉。然後知學之在是也。此豈學文而然歟。抑學道也。庖丁解牛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解牛何與於道。而乃云然。而况文乎。文有實義。而道無定體。有物有道。無物亦有道。孔子以仁為道。故論語一書。問仁與論仁。已居其半。繼此曾子以明德為道。子思以中庸為道。竭一生之學力。而不能盡道之毫末。豈暇為文哉。然三子之書。窮天且地。垂之千百年。而不易者。道至而文自至也。世亦有道未至而文至者。如孟軻荀卿楊雄韓愈之徒。是也。

數子其始未嘗不學道而未盡然者。則識之過也。性豈有善惡可言。而數子獨諄諄不置者。其於道蓋可知矣。然以燕為知道。則不可。亦學焉而已矣。學道深者。其文深。學道淺者。其文淺。以燕之頑鈍。推魯亦何與於道。然幸而貧且賤焉。貧則多憂。賤則多辱。憂辱甚而動忍備。其於道不知近乎。遠乎。然退而返之於心。而不復有疑焉。如來書所云。了於心而不能舉之於筆者。則無是也。此豈其驗歟。故以文為學。則文雖至。班馬猶不免拾人之唾餘也。以道為學。則文雖未至。班馬亦不失為性情之真也。性情真而文自至。又

何多求乎哉。足下欲得一言。燕亦祇以一言報足下。曰道餘無言焉。亦豈千百言所能及也耶。語云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因足下有志於此。故敢不揣固陋。粗陳所以。惟賜裁擇。幸甚。

杭簡夫曰。文乃道之緒餘。然非深於道者。不能言。言之不能盡。柴舟善讀無字書。具大辨才。故橫說豎說。無不是道。無不是絕妙文字。書既無字。讀些甚麼。請柴舟下一轉語。

與陳崑圃書

燕聞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至言也。然燕以為三代以上之士。好名特甚。不然。則孔孟不必著書。而周公不必制禮作樂矣。立名之途。甚多端。世人取之。已不遺餘力。惟立言以立名。似造物留以待吾輩。非特世人不爭。亦似爭之而不能者。不可謂非此生之幸也。近來間甚。頗有所作。無事弄筆。亦以人事至。摧殘消磨之後。覺得又進一境界。悟詣深。不深。未可知。而躁氣則斂退多矣。嘗思後世文字。除韓蘇八大家外。別有妙理。被我一眼覷破。遂覺

下筆不讓古人。但不知明眼人許我否也。大抵其間
甘苦祇爭用筆與用墨法耳。雖然難言之矣。生平所
作多以自娛。故纔一動筆。便自圈點滿紙。常笑東方
生高自稱譽。近習頗蹈此惡。豈非以子期輩少自操
曲。又欲自賞音耶。作固難識者亦不易我。韶著作惟
曲江武溪二集。曲江獨詩稱絕。文則不離排調。武溪
則詩遜於文。幾無全物矣。然二公所重。又不在此。燕
思稍欲立言。接二公武於唐宋元明之後。別具一種
幽冷筆墨。使後人讀之領悟不盡。素志如此。未知得
就否。若幸成書。亦當藏之秘笈。以俟後來知音。世情

眼前多以名位容貌軒輊人。斷不宜出示。使一二知
已見之可也。後世或貴重耳。然鄙意尤有進於是。當
今所望同心者。吾輩數人而外。不能多得。惟足下有
以教其不及。幸甚。

姚彙吉曰。自寫作文得手處。亦自可傳。

與黃少涯書

昨足下逮友某問吾道一以貫之語。云未及答。燕此
時亦未及答。足下語。今妄答於此。幸指摘焉。偶閱朝
宗禪師語錄。有一僧問師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是
一貫。師云。百千萬億。進云。如何是百千萬億。師又云。

吾道一以貫之。僕則不然。若有又問僕云。如何是一以貫之。則答云。忠恕而已矣。如何是忠恕。則又答云。吾道一以貫之。誠以此題。門人已問。後人不必更問。曾子已答。後人不必更答。若一更答。則曾子忠恕一解。將向何處著脚。耶。或又有問云。一貫之旨。畢竟云何。僕則答云。本章所稱門人者。豈非子游子夏諸賢。與冉有子禽之徒歟。雖學問高下不同。類皆在聖人門墻。親受聖人之教育。則其見解識力。必非尋常所及。可知也。然猶疑而問之。知此解者。獨得一曾子。而謂僕知之乎。即使知之。猶有加於曾子之解乎。若云

已知則必不能有加於曾子。若云未知。場中若出此題。畧取朱註。程註。而附會之。便可掄元奪魁。則此題之知與不知。又可勿論已。嘗論忠恕題義。一貫之解。曾子已有註。疏。朱子如何。又另註之。後人如何。又另註。朱子之註。真不啻屋上架屋矣。豈知若遇此中人。則忠恕一語。猶屬蛇足。不然。則雖註百千萬億。渾然一理等語。了與此題無半點干涉也。嗚呼。燕不知如何。是一。如何是貫。如何是渾然一理。如何是泛應曲當。如何是忠恕。如何是盡心。謂忠推已。謂恕真欲一哭已。南華老人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

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安能枯坐蒲團。二十年與足下論此消息。

姚彙吉曰。不意此題千百年來。獨被柴舟戲破。豈非奇事。

與黃少涯書 二

少涯足下。承序拙稿。遂使芻言忽班古人之作。誠荷誠愧。然吾輩人品。譽之不真。有甚於毀。古人作序。便如一篇列傳。其人容貌性情。皆可想像。而見意欲如列傳體。再得一序。拙稿或不傳。得佳序傳之。未可知也。但能於性情。個儻中用本色語。使人於千載下。從

筆墨隱躍間。想見之。庶幾可耳。吾輩聚晤不常。不能快談胸臆。此中情緒。亦非筆墨可盡。輒欲默默置之。不能按抑。聊復一言。近來景况。倍覺繆戾。自罹亂來。數十年貧賤骨肉。杳無影響。花竹精廬。化為荒土。記與足下亦曾念及。不謂竟及己身。其事寧堪復述耶。生平本多憤激之人。處此愈覺難堪。居常憂憤。輒取酒自解。醉後潑墨書悶。或對知己作大言自快。今雖對酒不樂。塾中拘束如囚。時或忽忽所行為事。轉盼輒不復記憶。同輩相愛。間以制科為勗。予曰。十數年業習在是。豈甘自棄。覺事適與我左。遂不復

措意且半老孀姑甯復施脂粉喬粧作新婦態耶當
無使兩頭俱悞耳且予為此不難要未易為俗人言
也愁中無聊時或杼文自遣時日既久稿紙委積帳
几皆滿每念自此以還假得數年無事如此亦思勒
成一書使後世知文者讀之庶幾知此地當日有人
此燕自負自賞之言非足下其誰信之他人攻制義
謀富貴燕獨為此不急之務豈非拙甚然使得及第
做官亦復不可秘叔夜自言七不堪以燕較之殆有
甚焉又未易言此也少時讀書氣盛謬謂功名唾手
可得而淪落至此今貧賤文慣無甚妄想若得一廩

安閒之地稍足存活妻子女朋無恙讀書飲酒其中
便足了一生事然卽此亦妄想甚耳此事比富貴更
難何言易之不做官未必盡高士行樂亦不必須富
貴使燕終身不富貴何難然觀世之富貴適志而已
至謀生無計以此常悻悻耳假使富貴之人之才果
數倍於予又何足怪哉生平好奇談不能常遇知音
尋常對人半語不發或同飲適意則舌端幻化風生
雲湧不可遏止一日飲友人舍快談咄咄偶遇傖父
幾至闕席以此常戒妄談然憤懣填胸衝口卽是雖
知亦不及檢奈何句負千金壁至與瓦礫爭貴賤何

益焉。古人事業載之史冊，使得其時遇，亦足建立。然以此語舉之世人，肯信之否耶？其不怪且笑者幸矣。本不欲言，無端又言及此，胸中潦倒，真可發笑。居恒自念，不能與草木俱腐，即垂空文以自見，亦非本懷。近欲慕魏先生、徐洪客與衣白山人之流，以布衣談當世事，使或有濟。勝腐文得官多矣，然致此亦不易。與足下談，不覺偶及之，談甚多，以塾中客頻至，事冗不能盡，且不欲盡，但欲足下再作序，故聊述近狀如此。然亦不須以此入序，得其意可耳。生平行徑多足下所悉，不再贅，亦欲足下於筆墨隱躍間，以不盡盡。

之。幸甚，不宜。

蕭綱若曰：零零雜雜，滿腔憤懣，無可告訴，不得已。不向知己快吐一場，然相其出口動筆處，有許多說

不出在內。當與柳子厚寄許京兆孟容書同讀。

答李湖長書

承示新詩一十六首，誦之灑然，辭調淒婉，頗具作者之意。從此闢古人之闢，不難。然欲索和於僕，則非所願也。和詩僕最不喜，或強為則有之，然亦以此為鄙久矣。方欲以此語足下，乃反望之於僕乎？古無有以和詩稱者，有之自元白始，無論其所和佳不佳，而必

以我性情之物。為供他人韻脚之用。性情之謂何。況時地意趣。必有格然不相合者。而方步之趨之。牽強湊泊。以求附其辭。象其意。全詩皆為人用。而我不存焉。雖不作可也。且彼所欲言者已去。而我所欲言者無因。因而因其已去之言。無者將之使有。以無病之心胸。而為無端之歌哭。其詩未成。而所以為詩者已先去。我矣。而謂僕為之乎。天下方以是相高。雖賢者不免。毋怪足下也。人不能自為創始。又從而步趨其後者。又不獨此矣。其甚者。楊子雲之擬易。魏曹丕之築受禪臺。皆和詩之屬也。曹丕無論矣。子雲以作太

玄之才。而為他文。亦何不宜。而必以此擬易。其文是其意非也。邯鄲之步佳矣。學之者必毫釐分寸。盡邯鄲而後可。然邯鄲則似矣。而不知其為婦也。天下為婦者。豈少哉。而愚者方以為是。毋論其他矣。事不可襲而襲者。為拙步。不可學而學者。為婦。孔子著書。未嘗異人。而亦何嘗襲人。和詩者。襲人之漸也。為詩之蠹。而性情之仇也。足下之詩。雖未嘗襲人。然不可為其漸。萬事盡然。豈獨詩乎。頃見足下志益銳。詩益富。恐隨俗相高。而不察古人不屑之意。猥以僕為時俗之為。故馨談於此。使知僕為久。亦所以進足下也。拙

刻一卷附正山野率直幸惟諒鑒不宜

毛會候先生曰調笑和詩諸公亦自盡情文更踈

宕可法

復鄒翔伯書

十數年不相聞問忽接翰教恍如隔世因郵使數易未獲詳訊起居甚為悵悵自喪亂來足下舊寓綠匪山房僅餘片址燕亦祇剩一身無問其餘矣近雖稍具家室無復有功名妄想蓋久經患難之餘多所勘破故也自念業已身為廢民廊廟之謀本非其任時俗之好又非所樂所剩殘書數卷灌園之暇時或披

閱間有親知以名酒相遺欣然取醉復有所作得盡所懷然性樂丘壑雖僦居城郭時切烟霞聞英州多佳山水英石本地所產巉巖磊落與已彷彿無家以竹器為業短篁修篠布滿鄉墅竹陰出門即是尤生平所喜愛者意欲移家就此斯願若遂便可飄然長往矣頃者丹霞山叟遺予樹薑皮笠製作省便而有野意家人善織芒履甚便遊山友人陳某雅精琴操山巖一作冷冷然使人有霞外之想雖未即飄然長往亦可少踈塵累足下他日相尋祇問野牧山樵便知燕處軒冕人決不知也不然曠麓平疇竹樹流水

之間。燕多居於此。從此踪跡之。或易得耳。近來行徑多樂於此。雖性所近。然審時觀勢。或當如是。不知者遂謂燕以隱為高。亦已過矣。承索拙書。書素所喜好。然性多懶散。習學不常。或乘醉一揮。筆墨放恠。誕見者吐舌驚走。背或唾罵。燕則叫嘯自喜。然天壤中自有此一種筆墨。俟如予輩者。或知之。用書扇頭條幅。各一附正。拙著頗多。初集已刻成。然能讀之者少。自娛而已。容刷出呈。削蒙惠佳。深及索之。烏有為郵使所溺。故耳。俟再晤時。乞另惠賜。報候稍遲。勿罪。勿罪。

姚彙吉曰。自寫生平行徑。蕭然高寄。處的的異人。

當與王無功答馮子華書並傳不朽

擬樂毅為燕約趙王伐齊書

天下無使有偏重之勢。偏重則此弱而彼強。非所以謀國也。今臣自燕來。議者皆曰。臣為燕也。而不知實為趙也。燕趙兄弟之國也。且近鄰。齊因燕內亂。擄其人民。侵其土地。焚毀其宮室。天下聞之。莫不奮然震怒。欲謀而伐之者。非德燕也。誠畏天下有偏重之勢。齊得志於燕。非鄰國之利也。今臣受命於燕王。具符節。南使臣於王。王聽臣臣之幸也。然王不得不聽臣。

齊外強而內敝。外強則可蠶食諸侯。內敝亦可乘之。以為利。蠶食諸侯則燕敝而趙亦危。以其鄰而勢侔也。乘之以為利則可蹙齊而拓趙。且可以霸王聽臣。則趙有為利之功而無蠶食之憂也。雖然趙未可獨舉也。王誠聽臣。臣將西使秦。南使楚。中使韓魏。臣使秦則曰。臣聞之。有秦無齊。有齊無秦。秦齊代強之國也。今齊強而侵燕地數百里。是齊愈強也。齊強則秦弱。秦若先天下而問齊伐燕之罪。天下必有聞而應者。如是則齊可弱而代之強矣。臣以此說之。秦必聽臣。臣使楚則曰。齊起臨淄。溯湘水達江。而後間關得

至於郢。則王之不畏齊亦明矣。然楚不畏齊而天下將畏楚。畏楚而合秦以伐齊之兵伐楚。則地近於齊矣。王莫若與趙而伐齊。踈天下之畏而止秦之合計。無便於此者。則楚聽臣矣。臣使韓魏則曰。齊破燕力能舉燕也。力能舉燕則亦能舉趙。舉韓魏何也。剝膚之勢然也。語云。為虺弗摧。為蛇將奈何。今齊破燕。是為虺也。欲使齊為虺。勿為蛇。則莫若借救鄰之義而摧齊。摧齊可自衛也。而有救鄰之名。計之上也。臣說之以此。則韓魏必聽臣。於是韓魏聽臣。楚聽臣。秦聽臣。聽臣而奉王為盟主。率六國之兵而攻一齊。破齊

必矣。破齊而復燕，外摧強敵而內護近鄰，示天下以強，即可因之以圖霸。而天下無偏重之慮，與其縱之以蠶食之勢，而有剝膚之虞，孰若乘之為功而稱霸於天下也哉。願王聽臣無疑。

樂毅報燕王書內云：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顧其說趙之辭，不傳。豈史臣失之歟？因為擬作一書以補其闕。蓋猶擬古樂府之意也。然安知左傳國策之文之事，不半出於擬作之手乎？後人但玩其文可耳，其事之真偽，可不必辨也。自記

擬韓休上玄宗皇帝諫蹴鞠書

臣聞陛下好為蹴鞠之戲，私竊訝之。雖萬機多暇，亦宜親近文臣，優游翰墨，不然博奕揮絃，猶不致重傷盛德，豈有降天子之尊而為市井之嬉者哉！其狎褻亦已甚矣。緣陛下舊在臨淄，藩邸以豪俠播聞，熱處難忘。時為技養，然為王則可為天子則不可也。況此戲鄙猥多狹斜，倡優所為，起足聳肩，迴身旋舞，使力動氣虧，損不小。縱不顧有累觀瞻，獨不惜玉體勞頓乎？稍失觸傷，追悔何及。魏文帝作典論，擊劍舞戟，自矜妙技，不知此武夫之為非萬乘所宜行也。縱使萬

無一損亦非所以宣臣民傳後世願陛下留意臣言
採善闕邪幸甚

談定齋先生曰蒼勁樸直文氣絕類西漢然下筆
犀利處仍是柴舟本色

擬張翰與周小史書

寤想為勞疑離疑合擬當吟而不言不覺心而欲寫
也足下天艷人素乍可歎商形容都絕室北有小牕
睨之簾屏間設位置如畫至今思之以為夢境豈知
皆真耶情深一往已都未知造物何苦設此令人愁
絕足下或知之也

鮮于友石曰情艷間事寫得雅絕晉人妙筆

48-13633

二十世松堂集卷九
 三十一
 松堂先生曰
 計雖開車
 寓於蘇
 習入故
 序

